

7
12

儒林公議

宋田況撰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儒林公議提要

宋田況撰凡二卷紀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自建隆迄慶曆間靡不賅備而五代十國時事亦間及之隨手劄記先後多未詮次蓋非有意於著書也況為夏竦幕僚竦所深嫉之富弼諸人況譽之不絕口其亦異於在之黨同伐異者矣書中拳拳於黨禍所自起絕無標榜門戶之見三代之直道而行不意於此書見之顏曰公議庶幾當之無愧焉

儒林公議卷上

宋 田況著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楮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浸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進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宗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蓋深憤醜虜憑陵。志在必復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曆甲申歲。既平保塞叛卒。留往常山。繕葺宮殿。藻塋一新。宴殿特瓌壯。兩廡修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蓋宴搞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矚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南。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鉉。湯悅。張洎輩。謂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輩爾。因問曰。朕何如。

卿國主張洎對曰陛下生而知之國主學而知之雖學知與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太祖少在兵戎間累著戰功以至得天下然以興隆學校為心京師建國子監每與駕親臨以觀其役識者知太平之有漸矣

王曾僕射有臺宰之量每進擢時材不欲人歸恩在己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漸吉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它辭惟甫退所館已有特勅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勅也惟甫慙歎久之其他事多類此范仲淹被遇極深嘗贊之曰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所難也公曰恩若自樹怨使誰當識者以為明理之言

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數之時號楊劉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復編敎之題曰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它賦頌章奏雖頗傷於彫摘然五代以來蕪鄙之氣由茲盡矣陳從易者頗好古深擯億之文章億亦陋之天禧中從易試別頭進策問時文之弊曰或下里如會稽或叢脞如急就億黨見者深嫉之近山東石介嘗作怪說以詆億其說尤甚於從易謂億利

錢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欲盲聾天下耳目。謂吾學聖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譬諸盜入主人家。奴尚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盜。死且不避。豈至是耶。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變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羣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啟神贊。舉無遺算。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即勳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污俗。勸人忠義為本。連闕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為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污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轂。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常。謂固得之也。每殿庭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

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謹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蹀好辯人也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千萬恢復幽薊逐彊虜於窮莫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竇元於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冊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遵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絕之乃命夏竦帥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戍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却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蹀陣所向披靡然賊眾十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為賊繫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

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馘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將天假羌酋以為國患也。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為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卿。天下之務一斷於己。杜行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羸形誘之。時妻老弱牛畜令官軍將獲。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

出不可勝數。烟塵空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玉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咎。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斃牛京哥城。唃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死者衆。然大勢已訕。遂南徙。歷精誠文法。浸弱矣。又其子瞎廝摩。犂角背叛。其父自立。摩犂角素依首領。郅成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寧令。偽號梁王者。由是犂角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寃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輜治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鞀鞀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冊。廟論者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藩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為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勤。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離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為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為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為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殫耗。是以議者欲亟與之和。苟紓一時之敵。

天禧中。西蕃酋領李遵反。郢城溫共迎角廝囉為主。以興文法。遂逼秦州。時曹瑋作州帥。逆戰於三都。各蕃衆大敗。自後不復敢寇漢境。唃氏後迎李遵。郢城溫殺之。又為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終不能盛。朝廷加以旌節。歲有賜予。唃氏亦時遣人朝貢。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議者以謂唃氏危害自

固不暇。豈能為朝廷固元昊哉。渙策疎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戎。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墨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內。為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為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賊威儀畢備。則無以聳狄人而掩茲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為之耗竭。用事之官。賞賚金錢幾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楹枅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績。工色巧絕。疊拱欂櫨。全以金飾。入見驚悅。褫眊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

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雙楨。窮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謂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學士宋綬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亦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痊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歷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畧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說其對。

曹冀王彬。遭會興運動。效宸著。諸將平蜀。競掠財寶。彬獨不犯釐忽。由是太祖益知

之性兢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監門者但報自江南勾當公事回及勳望日隆名寵益峻愈謙下謹懼以保祿位每出鎮蕃間卑躬待士遇計臺巡視封部雖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遠從者端笏迓於路左使者見之無不愧恐宿僚或有以過禮為言彬曰上使此人來窺我爾其畏惕如此子孫知義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眾皆服其識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侈滿安於儉德臨終誡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遵其遺訓無敢踰者及中宮升僊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輿馬填牝亦止加丹堊而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而廣侈之居以養氣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腴之廕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後可以為富貴之師矣

上既廢郭后羣臣無敢言者時孔道輔為御史中丞范仲淹居諫職知不可以偏言奪乃相與率臺諫合入伏閣拜疏上遣詣中書諭以廢意時李迪在相位謂道輔曰

廢后古亦有之矣。道輔對曰：「今天子神聖，相公當以堯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廢后事，以為證耶？」迪由是怒道輔。仲淹皆黜補郡。餘皆罰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無罪而廢，是天下之父亦可以無罪而廢也。此淹之辭。」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鞞，則瘡膿濡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漸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僦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為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愾，章聖崇奉。瑞貺廣構，宮殿以誇夷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孫奭敦守儒學，務去浮薄。判國子監，積年討論經術，必請精摩。監庫舊有五臣注文。

選錢板更建白內于三館其崇本抑末多此類也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為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韻篤

國朝以來京都雖有國子監為講學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學者遇秋試詔下則四方多士競投牒於學干試求薦罷則引去無肯留者初試補監生但無大謬無不收采生員得牒以歸則自稱廣文館進士監出一牒生員輸縉二千餘目為光監利為公解之用直講置員但躡為資地希遷榮耳自景祐以來天下州郡漸皆建學規模立矣慶歷初令賈相國昌朝判領國庠予貳其職時山東人石介孫復皆好古醇儒為直講力相贊和期興庠序然嚮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於是史館檢討王洙上言乞立聽書日限寬國庠薦解之數以揀之聽不滿三百日來者日衆未幾遂盈數千雖祁寒暑雨有不却者諸席分講坐塞陞序講罷則書名於籍以記日固已不勝其譁矣講員日衆判長奏假庠東錫慶院以廣學舍為大學詔從之介復筆益喜以為教道之可興也他直講又多少年喜主文詞每月試詩賦論策第生員高下揭名於學門介又好議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嘗之由是羣謗詆興漸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競攻學制之非詔遂罷聽讀日限一切仍舊學

者不日而散復如初矣。議者曰：學校之設固治國化民之本也。賢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勸導異方。古者舉鄉命秀必由於學。舍是而進者鮮矣。今考士升藝不由於學。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驅縛之其終為害也宜哉。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彥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太祖嘗密遣人於軍中伺察外事。趙普極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嘗如此。普曰：世宗雖如此豈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李漢超帥師於高陽關貸民財而不歸之民搥鼓登聞上訴。太祖乃謂之曰：爾之鄉里亦嘗為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漢超帥後有之乎。曰無之。上曰：昔契丹掠爾不來訴。今漢超貸爾乃來訴耶。怒而遣之。乃密召漢超母謂之曰：爾兒有所乏不來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白金三千兩。自是漢超奮必死之節矣。

張詠當太宗朝時望漸高執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於上謂詠有威名欲以武爵處

之詠聞不樂。一日燕見。自請為武臣。別求三千人賞糧。親募拳勇之士自衛。以備出戰。上不許。自是執政無敢議者。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誅毀天書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苟正其罪。則軍政不能肅矣。遂止。

又李漢超將勁兵五千。駐高陽關。以捍兵戎。漢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詣闕。求益兵。太祖逆謂之曰。汝父使汝來求益兵耶。乃賜其子食。已而謂曰。汝父不能辦吾事。則侯契丹斬汝父頭。吾當別有能辦吾事者。兵則吾不益也。遂解寶帶。及以金帛厚賜焉。漢超乃自奮勵。終能北禦彊寇。不內侵軼。議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畧。戡削多亂。夷狄懾縮。不敢內侵。然亦由將之得人也。漢超以寡禦彊。未嘗挫勢。亦由兵精而任專也。今之治邊者。兵益冗。勢益敗。國用已殫。而戎患方熾。誠可浩歎哉。

張詠在白士間。意槩不羣。秋試。求薦於大名。上書公府曰。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詠名在張覃之右。且覃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善著書。十餘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慎。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

聞者無不服詠善讓。謂可以勸薄俗。又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游有勸詠以聲賦。贅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張詠所臨之郡。無不完決前後。民愛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條教。動皆可紀。益人至今。謠慕比戶。畫像祠之。以謂諸葛武侯之後。無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嘗親春以勤。嗇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鹽。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為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鹽自活。忽焉螽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竹秋成。則繩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七歸婿。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竦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婿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婿之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婿也。其子與婿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比防南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錢官